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7/56
29 January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
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
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雷恩女士根据委员会
第 1996/71 号决议第 45 段提交的定期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5	4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6 - 63	6
A. 行动自由.....	8 - 13	6
B. 自愿返回的权利.....	14 - 20	7
C. 人身安全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21 - 27	9
D. 财产权利.....	28 - 31	10
E. 拘留问题.....	32 - 36	11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F. 言论自由.....	37 - 39	12
G. 不受惩罚.....	40 - 41	13
H. 国家机构与非政府组织.....	42 - 47	13
I. “无声紧急状态”与失踪人员问题.....	48 - 50	14
J. 结论和建议.....	51 - 63	15
二、克罗地亚共和国.....	64 - 101	17
A. 原来地区的人身安全.....	66 - 68	17
B. 人道主义问题与社会问题.....	69 - 71	18
C. 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的返回.....	72 - 76	19
D. 取得国籍的权利.....	77	20
E. 大赦问题.....	78 - 81	20
F. 言论自由.....	82 - 87	21
G. 司法机构.....	88 - 90	22
H. 非法和强迫迁离.....	91 - 92	23
I. 保护人权的措施.....	93 - 94	23
J. 结论和建议.....	95 - 101	24
三、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米姆地区 (克罗地亚).....	102 - 123	25
A. 人身安全.....	104 - 107	25
B. 与社会重新融合的进程.....	108 - 111	26
C. 逮捕与大赦问题.....	112 - 113	27
D. 取得国籍的权利.....	114 - 115	27
E. 选举.....	116 - 117	28
F. 结论和建议.....	118 - 123	28
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124 - 171	30
A. 参加自由选举的权利.....	125 - 128	30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B. 言论自由与传播媒介.....	129 - 134	31
C. 人身安全.....	135 - 144	32
D. 保护人权的法律措施.....	145 - 146	35
E. 科索沃——警察的虐待、酷刑和任意拘留.....	147 - 153	35
F. 科索沃——寻求庇护者的返回.....	154 - 155	37
G. 科索沃——教育.....	156 - 157	37
H. 结论和建议.....	158 - 171	38
五、总的结论和建议.....	172 - 182	40
 <u>附 件</u>		
特别报告员的会晤日程表.....		42.

导 言

1. 本报告是 1997 年 1 月编写的，为了及时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报告回顾了截至 1997 年初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所涉地区的人权动态。特别报告员希望人权委员会 1997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18 日在日内瓦开会期间能了解到那里的最新情况。

2. 自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以来，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交了四份报告，其中包括本报告。第一份报告(E/CN.4/1997/5)是 1996 年 7 月 17 日提交的，分析了 1996 年 9 月 14 日举行大选之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权情况。之后，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0 月提交了两份主要报告(E/CN.4/1997/8 和 E/CN.4/1997/9)，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这一问题编写的。两份报告中的第一份深入探讨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情况，第二份报告介绍了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所涉整个地区的全面人权情况。本报告应被看作是 1996 年 10 月全面报告的后续报告。

3. 1996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特别报告员三次访问前南斯拉夫领土。第一次是 10 月份，访问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包括科索沃省)、克罗地亚的东斯拉沃尼亚地区和萨拉热窝。第二次是 11 月，访问了萨格勒布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体的其他地方。第三次是 12 月 7 日至 8 日，访问了萨拉热窝，向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的开幕会议致基调发言。在 1996 年的最后几个月，特别报告员还借机会参加了讨论人权问题的其他主要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其中包括在纽约举行的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1996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在伦敦举行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协定执行会议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1996 年 12 月 16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人道主义问题工作组会议。

4. 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报告说，她在执行任务期间得到了所涉政府的普遍良好合作，也得到了在该地区开展活动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大力合作。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会见了众多人士，他们的名单附于本报告之后。特别报告员的主要消息来源仍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在前南斯拉夫的人权问题实地行动办事处(实地办事处)，它在收集和分析人权资料、协调特别报告员访问活动方面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提供这一帮助依据的是有关的联合国决

议，包括最近通过的大会决议——第 51/116 号决议。大会在这项决议中赞扬特别报告员和实地办事处做出的不懈共同努力。实地办事处的总部设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在巴尼亚卢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萨格勒布和武科瓦尔(克罗地亚共和国)、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斯科普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设有外地办事处。

5. 特别报告员希望指出，人权委员会在 1996/71 号决议中请她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当局保持联系。为此，她于 1997 年 1 月 13 日至 14 日访问了该国。特别报告员将向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报告访问该国的情况并提出建议。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总体框架协定》(“代顿协议”)签署一年多以来,该国继续维持着脆弱的和平,各当事方多半遵守它们签署协议时作出的军事承诺。《代顿协议》人权条款的执行也有若干进步,主要是设立了人权委员会等国家机构。不过,取得成功还有漫长的路程。在某些关键领域,如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问题,去年的进步微乎其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边界线与实体之间对峙界线相差无几,民族之间的歧视和暴力在整个领土中司空见惯。以下详细论述 1996 年底之前继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造成苦难的许多人权问题。

7. 首先,应该重新强调人权问题在整个代顿和平进程成败中起到的中心作用。特别报告员在以前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与其说是停火和重建,不如说是对和平表示出的尊重。过去一年这一领域的发展使人惴惴不安: 1996 年如此艰难赢得的和平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的国际军队撤出之后是否能够持久。为此原因, 1997 年将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展望春季,人权的进步对现在定于 1997 年 6 月举行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市级选举的合法性至关重要。行动、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基本方面若没有改善,选举的结果将很快让人发生疑问,可能进一步危及正在作出的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

A. 行动自由

8. 《代顿协议》明确要求各当事方确保行动自由,并将保证这一权利的国际法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2 条)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第四议定书》(第 2 条)纳入在内。然而,对行动的限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很常见,无论是沿实体间边界线,还是在联邦内波斯尼亚当局和波斯尼亚克族当局控制的领土之间,都是如此。

9. 萨拉热窝到戈拉日代之间的联盟公路通过罗加蒂察,并跨越塞族共和国当局控制的领土,在 1996 年底仍然有各种危险。行使于这条公路上的车辆在全年都经常受到投掷石头者的攻击威胁。国际警察工作队报告说,这一问题难以解决,因为设法在一处制止攻击,攻击者便跑到沿路的其他地点。塞族共和国警察没有采取有

效行动制止这些攻击。在联邦注册的救护车于 1996 年 12 月 7 日和 12 月 15 日在该条公路上行使时遭遇打击，1996 年 12 月 19 日一名波斯尼亚人因所乘的车辆被石块击中而头部受伤。

10. 1996 年 12 月底，塞族共和国姆尔科尼奇格勒地区内对非塞族旅行者的骚扰不断升级。据报发生几起事件，在 1996 年 12 月 24 日发生的一起事件中，警察拘留了几名旅行者，没收了他们的证件，要求他们支付返回费用。另据报道，塞族共和国警察在实体间边界线、国际边界和实体境内，对进入或过境的非塞族人征收 45 马克的签证“罚款”。同时，在奥扎克，波斯尼亚克族警察于 1996 年 12 月 17 日逮捕了四名波斯尼亚塞族旅行者，第二天在塞族共和国释放了以前在多博伊逮捕的三名波斯尼亚克族士兵后才释放他们。

11.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也存在行动自由的障碍，例如，从莫斯塔尔到查普利纳的公路上，1996 年 11 月底，难民署提供的大轿车运输因屡次遭到沿途的袭击而被迫停驶。

12. 特别报告员对旅行者因战争罪同谋嫌疑而被捕深感忧虑，逮捕人有时没有多少明显的证据，违反了当事方 1996 年 2 月在罗马签署的所谓“公路规则”的规定。根据这项协议，只有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发出存在此类拘留根据的通知后，才能对未被起诉的战争嫌疑犯进行逮捕。违反这项协定的逮捕在实体间边界线两侧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危及到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行动自由。

13. 行动自由对定于 1997 年 6 月举行的市级选举的成功十分重要。《代顿协议》设想人们能够在他们战前居住的社区投票。然而，在 1996 年 9 月 14 日的国民选举中，国际组织者只能将投票站安排在远离社区中心的地点，流离失所人员由重兵护卫的汽车从实体间分界线的另一侧运到投票站，投票后，又立即跨越实体间边界线送回去，这说明目前的行动自由存在着种种限制。

B. 自愿返回的权利

14. 《代顿协议》附件 7 保障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有权自由返回他们的原产地。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2 条，对目的地的选择取决于个人或家庭；该条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选择住所。尽管有这些规定，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回归问题仍存在种种严重障碍。据难民

署估计,离开家园或被迫出国的 200 多万公民中,仅有约 25 万人返回了他们的家园,而且大多数人是在其民族群体当局控制的所谓“多数人地区”。

15. 特别报告员在前一次报告中叙述了 Jusici 实体间隔离区发生的暴力事件,起因是一伙离家在外的波斯尼亚人为了返回,在事先未征得塞族共和国当局允许的情况下试图查看自己的住房。隔离区的纷争在 1996 年底仍在继续,例如,1996 年 11 月 11 日,在 Koraj 附近的 Gajevi 村,几百名波斯尼亚人未经许可强行进入。枪战造成了双方若干人员受伤,据报有一人死亡,但特别报告员无法证实这一消息。国际组织反对 Gajevi 的回归尝试,认为这样做违反了 Jusici 事件后认真制定的程序。在 1996 年 11 月底之前,中止了进一步回归隔离区的行动。

16.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1 月 26 日访问了 Gajevi,会见了地方当局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预期返回者本人。她强调流离失所者有权返回他们的家园,但认为应遵守既定的程序,避免暴力和侵犯人权。特别报告员还访问了 Sanski Most 附近隔离区的 Kopriva 村,她与一些塞族的预期返回者见了面。其中有些人曾设法返回穆克联邦控制的地区,但遇到了抢劫事件和其他形式的恫吓以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家园。

17. 由于被遗弃的住房遭到了大规模的蓄意破坏,返回隔离区的前景受到了严重影响。10 月份,在塞族共和国的普里耶多尔地区,至少有 96 所属于非塞族人的住房据说在几天内精心组织的行动中被破坏。

18. 尽管不断出现困难,但两侧都有少数人成功地跨越实体间分界线去查看住房。例如,1996 年 12 月 22 日,约有 30 名波斯尼亚人进入塞族共和国,探访普里耶多尔附近的四个村庄;1996 年 12 月 28 日,约有 24 名波黑塞族人查看了穆克联邦 Velja Meda 的住房。

19. 在穆克联邦内,特别是在波黑克族控制的领土内,回归因住宅被蓄意破坏而受到阻碍。炸弹爆炸破坏了 Capljina 和 Stolac 的几所波斯尼亚人拥有的住房,运送流离失所的波斯尼亚人回这些城镇查看住房的汽车屡次遭到当地居民投掷的石块的攻击。据报,在波斯尼亚人控制的 Konjic 和 Vares 镇,克族人拥有的住房也遭到了炸弹破坏。

20. 虽然迄今为止回归行动的进展不大,但特别报告员从一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民发起的建立“争取回归联盟”的倡议中得到了鼓舞。这一项目将全国各地

的流离失所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努力寻找回归的办法，包括交流各实体间的信息。该联盟已在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和巴尼亚卢卡成功地举行了各种会议，高级代表办事处和难民署提供了便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实体、克罗地亚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人员参加了这些会议。

C. 人身安全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21. 《代顿协议》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等众多国际文书都规定了人身安全的权利和不因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及其他因素受到歧视的权利。然而，自特别报告员提交前次报告以来，她获悉众多起因民族血统和政治见解而发生的骚扰和威胁事件。

22. 侵犯人身安全权利的行为在莫斯塔尔尤其严重，近几个月，殴打、非法驱赶和其他形式的骚扰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特别是在西部该城波黑克族控制一侧。特别令人关切的是，大量证据表明波黑克族军队的士兵与许多这类非法行为有关。

23. 1996年12月21日，一名波斯尼亚男子报告说，他不在家时，他在莫斯塔尔西区的公寓房的门锁被调换，四名身穿制服的男子占据了她的房屋。当他在门厅遇到这些人时，他们抓住他，用枪顶着他的头部，劫走他的财物，强行将他拉入汽车载到城外的一座村庄，把他扔在那里，并威胁说如果他再回来就把他杀掉。在另外一起异乎寻常的事件中，国际警察工作队发现，一名波黑克族士兵及其家属占据了莫斯塔尔西区一位71岁病弱的波斯尼亚妇女的住房，这位妇女自1996年12月24日起失踪。虽然可以看到种种破门而入的迹象，但该士兵声称他付款购买了这套房子，住房里边仍存有失踪妇女的物品。后来，在一座被遗弃的建筑物中发现了这名妇女的尸体，国际组织认为，她可能在被强行迁离后死于心脏病。国际警察工作队在年底仍在调查这一案件，并要求当地警察当局采取适当行动。

24. 塞族共和国泰斯利奇地区对波斯尼亚人的骚扰和恫吓在接近1996年底的时候仍不断发生，纵火、投掷手榴弹、谩骂和殴打事件迭起。然而，据报，一名泰斯利奇地区反对少数民族运动领导人、臭名昭著的“红色贝雷帽”准军事力量成员于12月底被解除地方保安组织的职务。另据报告，一些波斯尼亚人被赶出其在塞族

共和国 Bosanska Gradiska 和 Kotor Varos 镇的住宅。在 Novi Grad，穆哈默德人道主义组织地方负责人的住房于 1996 年 12 月 28 日遭到炸弹的严重破坏。

25. 在萨拉热窝，对非波斯尼亚人的骚扰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波黑塞族人被迫放弃他们的财产。在布戈伊诺，地方当局迟迟不采取行动打击针对波黑克族人的恐吓和歧视。穆克联邦调查专员在一份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布戈伊诺的地方当局，从 1996 年 4 月起，由于那里执行的歧视性政策，国际援助机构拒绝提供非人道主义的经济援助(见以下 D 节)。

26. 出于政治见解的恐吓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西北部的比哈奇地区十分常见，艾比迪奇分裂主义集团的过去支持者往往难逃厄运。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访问了这一地区，获悉了众多起关于明显侵犯人权的案件，其中至少包括 30 起对艾比迪奇支持者住房进行炸弹攻击的案件。据报，地方警察不针对这些事件采取行动，即使知道肇事者的身份。据称，有时警察自己也参与进去。

27.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1 月 23 日在巴尼亚卢卡主持了一次圆桌讨论会，塞族共和国反对党的代表叙述了他们因政治见解而遭受的各种形式的骚扰和压力，包括被降级、解雇和开除。

D. 财产权利

28. 尊重财产权利是实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返回原住地这一《代顿协议》基本目标的关键因素。《代顿协议》要求各方取消干预财产权和回归权的内部立法和行政措施。然而，与《代顿协议》相冲突的财产法在两个实体中仍然有效。国际人权监督人员和国家人权机构收到的大多数控诉与各种形式的侵犯财产权行为有关。

29. 1996 年 11 月，特别报告员与穆克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人员一道访问了布戈伊诺，发现财产问题是当地老百姓关心的主要问题。在这次访问中，地方领导人包括市长极不合作。所收集的资料表明，财产法在实施上具有歧视，对波黑克族少数民族尤其不利。许多波黑克族人无法收回他们战前的房屋，有些人还被赶出他们在战争期间一直居住的房舍。

30. 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一桩令人不安的案件是，1996 年 11 月从瑞士自愿遣返的一位难民妇女希望重新住进她在布戈伊诺的家，但地方当局说这所房产的署

名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本人，所以不属于她，在这之后强迫她搬出。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认为这一决定是非法的，提出强烈交涉，但驱除仍执行了。关于财产权利的类似歧视案件在穆克联邦的其他地方，如萨拉热窝和瓦雷什(在波斯尼亚当局实际控制之下)和查普利纳、斯托拉茨(在波黑克族控制之下)也有发生。

31. 特别报告员还高兴地注意到，《代顿协议》附件 7 设想的不动产委员会已开始运作。委员会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任务，但它的工作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成功地返回他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家园十分重要。

E. 拘留问题

32.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大量关于任意拘留有时是秘密拘留的指控，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拘留问题仍然十分关注。在 1996 年 11 月的访问中，她有机会视察了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监狱，与囚犯见了面，收集了关于侵犯正当程序、聘请律师权利和国际法其他规定的行为的资料。

33. 在利夫诺波黑克族当局控制的联邦领土内，两名失踪近六个月的男人于 1996 年底被发现关押在秘密拘留所中。他们告诉国际执行部队的士兵，他们于 1996 年 6 月 20 日在 Medjugorje 被捕，被关押在莫斯塔尔和利夫诺近六个月，之后从利夫诺警察局逃脱。这一期间，国际监察员为弄清这些人的下落四处调查并访问各拘留中心，但波黑克族当局一再告诉国际监察员这些人下落不明。

34. 另一起秘密拘留的案件是，两名波黑塞族人据报于 1996 年 7 月 2 日在特尔沃沃公路上失踪，1996 年 9 月另外两名波黑塞族人在特尔沃沃公路上驾车时被一伙身穿便服的武装人员绑架。国际观察员，包括国际警察工作队官员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指派的人权官员都屡次向政府当局呼吁，询问这些人是否在联邦的拘留之下，但被告知政府不知道他们的下落。1996 年 10 月 16 日，这些人在萨拉热窝中心监狱出现，显然他们一直被联邦当局关押在军事设施之中。由于高级代表、国际执行部队司令官和国际警察工作队专员的亲自干预，他们才于 1996 年 10 月 31 日获释。

35. 1996 年 11 月，特别报告员访问了比哈奇的一座监狱，会见了被指控犯战争罪行的几名囚犯。Milorad Marceta 先生是波黑塞族人，于 1996 年 10 月 22 日一直关在这所监狱里，他是在乘难民署的汽车前往查看自己在 Sanski Most 附近的住房后

被联邦当局逮捕的,逮捕他显然违反了1996年2月的《罗马协议》。Aleksandar Bajric先生的被捕显然也违反了《罗马协议》,特别报告员探望他时,他似乎身体欠佳。在比哈奇监狱,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几位前艾比迪奇支持者未经审判而被长期关押,至少有一人被关押两年以上。在全国的许多地方,这种不经审判长期拘留的做法似乎频繁发生,引起特别报告员的严重关注。她希望强烈要求地方当局解决这类侵犯人权的问题。

36. 截至1996年12月31日,特别报告员获悉,她在前一次报告(E/CN.4/1997/9,第25段)中提到的Zlatko Memovic先生仍被关押在他1994年2月以来一直被关押的塞族共和国比耶利纳监狱,至今未审判。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表明,Memovic先生与该国的其他地点的一些囚犯一样,被关押的唯一原因是被用来以后交换俘虏。特别报告员以前报告提到的另外两名囚犯于1996年12月29日从比耶利纳监狱获释,他们在那里被关押将近一年,值得怀疑的理由是1996年2月非法进入塞族共和国。

F. 言论自由

37. 特别报告员深感忧虑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对传媒自由的限制仍在继续,阻碍了一个将全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的主要渠道。塞族共和国仍存在着各种严重问题,据报反对派传媒面临着各种形式的骚扰,例如,警察经常在比耶利纳地区检查。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传媒专家委员会对巴尼亚卢卡出版公司Glas Srpski进行调查,它被指控阻碍反对派出版社使用印刷设施。

38. 为拆出隔离两个实体的沉默之墙,特别报告员于1996年11月23日在巴尼亚卢卡组织并主持了一次两方记者参加的圆桌会议。穆克联邦的记者大多自战争开始以来没有到过巴尼亚卢卡,这次在欧安合组织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实地官员的协助下参加了这次会议。约有30名专业人员聚集一堂,克服了开始时的紧张气氛,认真地讨论了改善全国言论自由气氛的各种方式。参加者认为,应首先注意使每一方的出版物和广播跨越实体间分界线传到广大公众。直接通讯联系,包括改进电话服务,也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目标。

39. 独立传媒也有其他积极进展。1996年12月10日,塞族共和国独立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巴尼亚卢卡举行首次会议,50多名新闻工作者和反对派政治人士与会

讨论了改进言论自由和与前南斯拉夫其他传媒协会建立联系的问题。年底还发起了一个项目，创办一个新的月刊 Nepotani(无需询问者)，主要刊载实体间分界线两侧波黑青年的作品。萨拉热窝、图兹拉、巴尼亚卢卡以及莫斯塔尔两侧“地下”杂志的一些青年人参加了这一新的项目。

G. 不受惩罚

40. 特别报告员尤感不安的是，国际刑事法院以波黑战争期间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起诉的个人的逮捕于 1996 年几乎毫无进展。法院起诉了 74 名嫌疑犯，其中许多人被认为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实上，许多报告表明被起诉的个人在该国公开走来走去，似乎没有被逮捕的恐惧。波黑塞族政党前领导人拉万多-卡拉季奇先生对围困萨拉热窝和 1995 年 7 月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多达 8,000 人的事件负有刑事责任，所以被起诉，有人看见他经常在其位于帕莱附近的住所活动，至今仍逍遥法外。

41. 1996 年 11 月，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塞族共和国普里耶多尔新的警察局长。他证实说，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四个人不久之前仍在普里耶多尔警察部队中任职。在巴尼亚卢卡，特别报告员再次被告知塞族共和国当局的立场(她认为无法接受)：塞族共和国宪法禁止当局将其管制地区的嫌疑犯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特别报告员感到满意的一个较积极的进展是，一名被起诉的嫌疑犯、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被解除了他在塞族共和国武装部队中担任的领导职务。

H. 国家机构与非政府组织

42. 虽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的人权情况令人堪忧，但特别报告员欣喜地看到，不仅国家和地区人权保护组织的建立取得了进展，而且非政府组织提出了种种促进人权的倡议。

43. 穆克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的努力和成就也使他深受鼓舞，她满意地注意到穆克联邦调查专员的结论似乎得到有关政府当局更多的注意。然而，仍然存在某些问题，例如在布戈伊诺，特别报告员痛心注意到，穆克联邦调查专员 1996 年 11 月实地调查时地方官员包括市长竟不予合作。

44. 在国家一级,根据《代顿协议》设立的人权委员会(由人权调查专员和人权委员会组成)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权调查专员办公室在 Gret Haller 女士的领导下可能发挥重要影响。调查专员 1996 年 12 月就 Brcko 一事发表了强硬的决定,使特别报告员倍受鼓舞。该决定认为,地方医院拒绝接受穆克联邦的患者违反了《代顿协议》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45. 如上所述,不动产委员会已开始它担负的困难但十分重要的任务,即确保以合法方式解决财产问题。不过,人们的担心有增无减,原因之一是该国的司法制度运转不灵,没有采取措施加速审判,使许多被控的嫌疑犯仍被长期拘留,不加以审判,令人难以接受。

46. 地方执法机构的有效运行,对改善人权状况至关重要。国际警察工作队设法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警察内部组织一次检查工作。令人遗憾,塞族共和国当局不予合作,不打算对该实体警察部队进行类似的检查。

47.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民社会近几个月从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将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倡议中受益匪浅。在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 12 月举行的开幕会议上,与会者积极热情,特别报告员深受鼓舞。波斯尼亚人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继续其建设性工作,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公平审判法律标准的手册。

I. “无声紧急状态”与失踪人员问题

48. 特别报告员继续对她称之为“无声紧急状态”的问题予以注意:在公共交流渠道中没有有力代言人的个人承受的归因于各种情况(并不总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痛苦。

49. 遭受“无声紧急状态”之苦的人中有急切想了解其亲人命运的失踪者亲属。将回顾,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初发起了一项由芬兰和荷兰政府共同资助的项目,目的是寻找在 1995 年 7 月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中罹难的少数人的尸体,并协助当地专家设法识别死者。特别报告员对识别受害者尸体的工作极为重视,认为以此可减轻其亲属的痛苦。预期 1997 年初将向家属和地方当局通报确切消息。

50. 另一涉及失踪者的问题是,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1 月查看巴布亚卢卡附近的一个仓库时,发现约 40 具塞族的战争受害者尸体有待查明身份。虽然处理这些

案件的当地医疗人员的工作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但是由于严重缺乏资金，他们的努力一筹莫展。巴布亚卢卡仓房的尸体实际上无人照管，库房的窗子开着，门没有上锁，孩子们在外边玩耍。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塞族共和国的医疗当局应得到它们需要的足够的专家支持，以完成辨认死者身份的困难工作。

J. 结论和建议

51. 人权继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频繁和蓄意地遭到侵犯。虽然战斗已经停止，公民社会的恢复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人民之间夙仇深重。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要使代顿进程实现的和平得以持久，有关各方必须在 1997 年再次明确地对真正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承诺。尽管许多国际机构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在未来一年应对人权问题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将功亏一篑。

52. 行动自由是社会安定平和的最明显标志之一，在未来几个月必须大力加强。该国当局应明确指示地方警察停止骚扰和恐吓旅行者，除非按照最严格的规定，否则决不允许进行拘留。当事方 1996 年 2 月在罗马达成的所谓“公路规则”必须认真遵守，未经国际刑事法院批准，不得以战争罪逮捕任何人。特别报告员仍然主张在全国立即实行统一车辆牌照，以减轻干预自由行动的可能。

53.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要保持独特的国家特征，必须允许公民根据法律并按照自己的愿望在国家任何地点定居。特别报告员意识到回归进程遇到的种种困难，她同意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关于个人回归所谓“多数人地区”较容易实现这一进程的观点。然而，放弃地方少数民族成员可返回其原住地的希望，就等于承认一个可怕的失败。这样做也是以某种方式允许战争状态在该领土中继续存在。特别报告员认为，必须全力实现在少数人地区安全定居的行动，当然无需操之过急。公民们发起的成立多民族“争取回归盟约”的倡议是这一进程一个令人深受鼓舞的发展。

54. 虽然优先注意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回归，但避难国应暂停驱逐目前在其领土上的波斯尼亚人，至少在 1997 年头六个月不这样做。预言代顿进程带来的和平能否持久，国家机制能否开始有效应付对个人安全的威胁，还为时过早。

55. 为支持回归进程，必须向根据《代顿协议》设立的不动产委员会提供执行这项困难使命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与《代顿协议》和国际法不相符合的关于遗弃财产分配的法律必须立即取缔。

56. 应更加重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目前，有些人未经审判而被拘留多达二年或更长时间，有些人实际上被秘密关押，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

57. 关于地方警察，特别报告员对安全理事会在第 1088(1996)号决议中作出的关于扩大国际警察工作队权力、使其得以调查地方警察侵犯人权行为的决定表示满意。国际警察工作队的作用对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法制至关重要。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1996 年采取行动向国际警察部队提供人权培训，1997 年许多新的国际警察工作队官员到达现场时，应继续这样做。

58. 新的国际稳定部队应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协助确保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尊重基本人权。它应继续与国际警察工作队、难民署和其他国际机构保持密切合作，特别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向按照既定的回归程序返回隔离区的人员提供保障。

59. 逮捕被指控犯战争罪的嫌疑犯的工作应得到最优先的注意。过去一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言词不绝于耳，但没有相应的行动。现在，是那些被认为负有责任但继续在全国各地自由行动的罪犯接受司法审判的时候了。只要地方当局拒绝合作，国际社会就无法逃避责任，必须建立实际有效的机制，将被起诉的嫌疑犯追拿归案，必要时强行搜索。

60. 特别报告员仍然认为传媒对波斯尼亚社会重新团结起着重要作用。根据她 1996 年 11 月在巴尼亚卢卡主持召开的新闻工作者圆桌会议的结论，她强烈建议采取实际步骤，便于于两方的出版物和广播在每一实体内读到和听到，并改善实体之间的电话通讯。

61. 穆克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和代顿进程创立的人权委员会进行了建设性工作，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些机构应得到国家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强有力政治和财政支助。特别报告员强烈建议塞族共和国当局也在该实体设立调查专员机构。

62. 各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富有想象和勇敢的举措，已开始对波斯尼亚社会造成实际影响，也使人欣喜宽慰。

63. 儿童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整个前南斯拉夫未来的希望。他们应从学校的人权教育综合方案中受益。还应作出努力, 实施教育交流计划, 开展文化活动, 甚至举行体育比赛, 如足球赛(由各国籍的儿童编队), 将儿童和青年聚集在一起。如果大人能采取行动将孩子们聚在一起, 我们可以相信孩子们能自己处理自然成为朋友这件任务。

二、克罗地亚共和国

64. 发表上份综合报告(E/CN.4/1997/9)以后, 特别报告员于1996年11月20日至21日访问了克罗地亚共和国, 会见了副总理和司法部长等政府官员, 以及在克罗地亚的国际和地方组织成员。他还首次会见了新任命的调查专员。特别报告员再次希望对克罗地亚政府在她执行任务期间给予的经常合作表示感谢。

65. 本部分一般性地讨论1996年10月1日至1997年初发生的情况。它依据的是特别报告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萨格勒布办事处搜集的资料, 以及克罗地亚政府提供的资料, 包括1996年12月19日致特别报告员备忘录中载有的资料。

A. 原来地区的人身安全

66. 虽然原有地区侵犯人身安全的事件稍有减少, 但近期关于抢劫、纵火和其他事件的大量报道无法使特别报告员释然。例如, 1996年10月29日 Donja Bacuga 村(原北区)一位71岁的塞族老人的住房和谷仓被人用火点燃; 一对流浪在外的克塞族夫妇刚刚得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许可返回克罗地亚, 他在 Kovacic 村(原南区)的住房于1996年12月31日被不明身份的人炸毁。1997年1月11日, 一枚炸弹在原南区 Udbina 附近 Josani 村一名塞族男人的住房中爆炸, 该人受重伤。1996年底的一些报告涉及对克罗地亚塞族人的抢劫和其他恐吓事件。

67. 虽然政府似乎加强了在原来地区的警察力量, 但重要的是对迫害克罗地亚塞族人事件肇事者的逮捕或起诉没有提供多少资料。1996年10月在克宁附近发生一起盗窃牲畜案件, 据报警察已说服盗窃者将偷取的牲畜送还失主。克罗地亚1995年8月对原来地区恢复控制以后, 该地区发生了各种严重侵犯人道主义法律事件, 据报对这些事件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68. 特别报告员在上份报告(E/CN.4/1996/9,第 41 段)中说, 1996 年 10 月, 有人对弗尔霍维纳(原北区)人权非政府组织 Homo 办公室的两个人进行袭击。特别报告员不知道对责任者采取了何种法律行动, 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警察调查的资料。1996 年 11 月 22 日, 该办公室又一次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的袭击, 他们闯进去放火, 使非政府组织大为震惊。1996 年 12 月 9 日, 在斯普科特发生了另一起对原来地区人权非政府组织进行袭击的事件。在 Otvorene Oci(“睁开的眼睛”)组织工作的一名外国人遭到邻居的毒打, 伤势严重, 这位邻居指控他“刺探克罗地亚的情报”。尽管警察作了调查, 但袭击者迄今尚未被逮捕。

B. 人道主义问题与社会问题

69. 特别报告员在上份报告中提到, 她欢迎克罗地亚政府与救济机构合作采取各种措施, 减轻原来地区人们的痛苦。政府人道主义方案“让我们拯救生命”正在执行之中, 预期今冬在某些重要领域将予扩大。例如, 政府与红十字和红新月会联合会联合执行一个项目, 重建能够容纳 700 人的保健设施, 它还与 Equilibre 共同合作向留在原北区的克罗地亚塞族老人提供社会文件。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心儿童, 她高兴地获悉, 儿童基金会正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编写一项行动计划, 拟于 1997 年在克宁、奥布罗瓦茨、本科瓦茨和德尔尼什地区实施。计划的目的是协助当地政府改善贫困儿童的医疗保健、教育设施和其他服务。

70. 政府还指出, 为满足当地人民的社会福利需求, 它已着手在原来地区的各个地点建立国家养恤金和残疾保险基金办事处以及克罗地亚劳动部(发放失业津贴)的办事处。

71. 然而, 特别报告员仍感不安的是, 据报向克罗地亚族和克罗地亚塞族提供的重建援助存在着各种差异。从可靠的报告中仍可看出, 有些克罗地亚塞族村庄, 如原南区的 Knezevici 和 Zecevo 和原北区的 Cremusnica 没有供电和供水等公用设施; 而克罗地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定居的村庄却受益于大量的资源投入。

C. 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的返回

72. 自上份报告以来，特别报告员没有看到克罗地亚塞族难民返回问题有任何重大的进展。不过，1996年8月克罗地亚共和国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之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展曾相当乐观。

73. 根据克罗地亚当局，“返回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数目估计……有13,000人，其中有9,253人有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必要证明。”政府还说，向西斯拉沃尼亚遣返约100个塞族家庭的工作预期到1996年底将结束。然而，原来地区大量观察员提供的资料表明，原来地区返回者的人数事实上比官方数字小得多。克罗地亚塞族难民如果返回，可能也是到萨格勒布和斯普利特等中心城市而不是到原来地区定居。不妨指出，一组克罗地亚塞族人于1996年10月初在联合国机构的安排下试图到原北区的格利纳地区访问，但该市市长带头举行暴力示威，阻止他们进城。

74. 特别报告员认为，克罗地亚政府亟须负起人道主义责任，向目前居住在该国领土上的350,000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其中大部分是克罗地亚人)提供照顾和帮助。这些人至少有55,000人已在原来地区安顿下来。虽然这些人拥有住房和体面的未来的权利不容剥夺，但特别报告员担心他们向原来地区迁移的同时如果没有相应比例的克罗地亚塞族人回归，将严重地改变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使流浪在外的塞族人越来越难以返回家园。例如，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格拉查茨镇是原南区最大的社区之一，居民大多是塞族人，但仅有约50名塞族人返回。同时，在附近也曾是塞族人居多的Kistanje，几乎没有塞族居民，只有几百名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来的克族难民。

75. 无法解决财产这一根本问题是克罗地亚塞族人返回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地方和市一级都成立了财产委员会，但实践表明它们没有办法或不愿意对归还财产的请求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例如，一对克罗地亚塞族夫妇1996年12月返回克罗地亚，试图收回他们在Hrvatska Kostajnica的住房，但该住房已分给了克罗地亚一名警察。尽管现住户表示愿意腾出房子，但地方住房委员会对这对夫妇说，这套房子将分给克罗地亚难民。

76. 尽管1996年8月《正常化协议》签署以后，焕起了对逐步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但特别报告员不知道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来解决财产这一难题。最近她与

克罗地亚当局见面时获悉，困难主要是缺乏资金重建毁坏的房屋和动迁临时住户。特别报告员向克罗地亚调查专员提交了多起关于据称侵犯财产权的案件，正等待其办公室的答复。

D. 取得国籍的权利

77. 特别报告员在以前的报告中对获得克罗地亚国籍问题存在的明显的歧视性措施表示关切(E/CN.4/1997/8, 第 118-122 段)。她特别提请注意对《公民权法》第 8 条的任意性解释，将取得公民权的条件定为：申请人“遵守克罗地亚现行法律制度和习惯，他或她接受克罗地亚文化。”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萨格勒布办事处最近提请注意的几起案件表明，这项规定被用来剥夺长期以来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塞族人的公民权。最近收到的其他资料(特别报告员将设法加以核实)也表明，非克罗地亚人申请公民权交纳的费用高于克罗地亚人。

E. 大赦问题

78. 特别报告员以前曾说过，1996 年 9 月 25 日通过的《大赦法》是实现克罗地亚塞族难民回归以及东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和平统一的一项积极步骤。然而，该法律的执行，特别是通过后重新逮捕了許多人，使人们对它在这些方面的效力表示怀疑。

79.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1 月 15 日致克罗地亚副总理的信中，要求了解据报一些人根据《大赦法》获释几天后又被逮捕(如在 Lepoglava, Sisak, Karlovac, Zadar, Split 和 Bjelovar 镇)的情况。她还表示关心因冲突离开克罗地亚而有可能缺席受审但本人又不知道目前诉讼情况的人的情况。

80.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1 月 21 日会见克罗地亚司法部长，获悉《大赦法》的实施存在重重困难，因为几个法庭收到了同一些被告的不同诉讼内容。司法部长告诉特别报告员，根据《大赦法》释放了 96 人，但其中 27 人又被重新收监，因为他们犯了《大赦法》不适用的战争罪或刑事罪。关于缺席审判的人员，他指出，克罗地亚《刑法》规定了明确的程序，几个月前公布的 811 人名单包含的都是根据《大赦法》不加以赦免的人。特别报告员对这份名单的含混之处表示关心。

81.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萨格勒布办事处就大赦问题和重新逮捕的案件发起召开了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会议。关于重新逮捕案件的数据已经具备，特别报告员打算向克罗地亚当局做进一步澄清。

F. 言论自由

82. 特别报告员在上份报告中对克罗地亚的传媒自由和滥用这一自由的问题表示关心。1996年底传媒问题的最大事件是围绕101电台发生的争执。这是该国一家最老的独立电台，经常播送批评政府的节目。1996年11月18日，国家电信委员会决定取消101电台长期使用的广播频率，指定它使用称为“Globus 101电台”的发射台。这项举措在克罗地亚社会引起震怒，设在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赫尔辛基委员会于1996年11月20日组织了独立以来最大的示威游行，人数多达100,000人。

83. 特别报告员第二天与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政府官员见面，对关于101电台的决定深表关注，认为是不必要，不明智的。同一天，“Globus 101电台”撤回对该频率的申请，暂时恢复了101电台。在这之前，政府曾发表声明，指出撤消“101 Globus 电台”是重新申请有争议的频率的先决条件。101电台的地位仍未定，1997年2月将再提出审议。

84. 政府致特别报告员的信中说，电信委员会是“一个经选举产生、唯一对议会负责的独立机构”。不过，特别报告员指出，它的成员是政府向议会推荐的。政府还说，委员会的决定不应“被解释为试图限制克罗地亚的评论自由，克罗地亚目前的众多传媒企业都广泛地享受这种自由。”政府还说，“应指出，迄今已向克罗地亚的传媒企业发放了133份电台广播许可和14份电视许可。”副总理明塔斯·霍达克还说，“电信委员会的决定、克罗地亚政府的行动和支持‘101电台’继续广播的萨格勒布公民的和平群众集会……，都反映了克罗地亚共和国多元化的平等正当的政治利益。”

85. 特别报告员在上份报告中赞许地注意到1996年9月25日对“Feral Tribune”案件的司法判决，萨格勒布市法院无罪释放了因诽谤共和国总统罪被捕的这家闻名讽刺性报纸的主编和记者。目前，该案件似乎并未了结，国家公诉人说可能根据《刑法》第71条、第72条和第77条提起新的诉讼，这些条款规定凡对五位

国家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统进行侮辱和诽谤者可受起诉。另一类似的指控针对刊载文章、披露总统及其家属的金融活动的 Arkzin 杂志，国家公诉人正在对其进行调查。

86. 围绕克罗地亚传媒的争议发生在近几个月对言论自由明显敌视的环境中。共和国总统 1996 年 12 月 7 日在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大会上发言，严肃批评社会各界，包括独立记者、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和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他说，他们(它们)使用各种办法，如呼吁进行骚乱、社会冲突和罢工，设法破坏国家的稳定。总统讲话的主题被认为是克罗地亚独立的反对者，说他们千方百计控制具有影响的传播媒介和文化。

87. 总统讲话在国家控制的电视中转播，几天内，非政府组织“开放社会协会”克罗地亚分部的两名官员被捕，接受关于经济违法行为的调查。该协会是美国 Soros 基金资助的，一直积极支持克罗地亚的反对派传媒。在总统发表讲话以后，如 A 节所述在斯普利特也出现殴打人权积极分子的事件。克罗地亚人赫尔辛基委员会成为了政府控制的传播媒介不断的恶语攻击的目标。

G. 司法机构

88. 特别报告员十分关心所提出的关于克罗地亚司法机构独立性的问题。虽然克罗地亚法律一般规定终身法官制度，但 1996 年许多资深法官被解除职务，这些决定遭到批评。人们认为这样做与其说因为专业资格，不如说出于法官的民族背景和政治见解。在卡尔瓦茨市，一年中有六名克罗地亚塞族法官被解职，只剩下一名塞族法官。在斯普利特，经过司法任命程序解雇了几名有经验的法官，其中有两名具有 50 余年经验的女法官，而任命了与执政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几名新法官。特别报告员承认国家司法委员会有权任命法官，但她认为法院的廉正无私要求它更多地重视专业能力而不是政治倾向。

89. 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心国家司法委员会 1996 年 11 月 26 日停止最高法院院长 Krunislav Olujic 职务可能对司法独立造成的威胁。根据窃听电话谈话获得的证据，以所谓的“道德不端”的罪名对他提起纪律性诉讼。院长否认任何违背职业责任的行为，对被解职提出上诉，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是非法的。曾为执政的克罗地亚

民主联盟党成员的这位法官早些时候宣布过，他要离开这个党，因为与它发生联系不符合他担任的司法职务，并公开对党的主要人员表示过不同意见。

90. 1996年12月6日，院长认为审理小组的三名成员有偏见，要求他们回避，该案件的纪律性诉讼被推迟。特别报告员将跟踪这一案件的发展。

H. 非法和强迫迁离

91. 虽然特别报告员近几个月没有收到关于原来地区之外的克罗地亚地区非法和强迫迁离事件的报告(E/CN.4/1996/9, 第58-59段)，但她仍然关心过去非法迁离案件解决的情况。根据克罗地亚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许多判定被迁离人员胜诉的法院判决没有执行，使成百上千个家庭特别是塞族人家庭无法回归他们的家园。

92. 特别报告员仍然关切对《住房法》第102.a条的任意解释。该条规定，“如果个人参加反对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敌对活动，”可剥夺他的财产。这项规定常被用来惩治非克罗地亚人，而且仅以他们以前参加过已解体的南斯拉夫国防军为依据。

I. 保护人权的措施

93. 1996年11月6日，克罗地亚被正式接纳为欧洲委员会第四十个成员国。政府签署了《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及其议定书，以此接受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克罗地亚还签署了《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和《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欧洲公约》。为了更好地履行它对欧洲委员会的承诺，政府于1996年9月通报，它已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代表和独立专家组成的正式工作组，审查克罗地亚法律与《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不相符合的规定。

94.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11月的访问中会见了新任命的调查专员 Ante Klaric 先生，向他递交了原来地区发生的几起据称侵犯人权案件的材料。调查专员表示愿意与她以及地方非政府组织合作。特别报告员对这次会见表示满意，但忧虑的是克罗地亚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在座。特别报告员对调查专员特别是其办公室独立于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视。

J. 结论和建议

95. 克罗地亚塞族人的人权情况仍然令人严重担心。据报在原来地区继续发生多起抢劫、暴力骚扰和歧视待遇的事件，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对过去发生的侵权事件已进行了调查和补救。财产问题和恢复公用设施问题的解决不公允。特别报告员尤感不安的是，政府似乎对保护克罗地亚塞族人的福利和保证他们的安全缺乏真正的意愿。

96. 通过有效的立法来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必须辅之以具体行动。特别报告员与新的克罗地亚调查专员的初步接触后很受鼓舞，但她强调必须严格维护该办公室的独立性。

97. 重新安置克罗地亚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的工作已有所进展，但特别报告员认为目前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的回归必须加快。

98. 特别报告员对克罗地亚最近通过全面大赦法表示满意，但是令人遗憾，有些被大赦者又因类似于原有指控的罪名或以前未提出的罪名而再次被捕。这些行动特别对塞族人口信心的消极影响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报告员将注视今后的发展，并促请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使诉讼既透明又忠实于正当的刑事程序。公民不应该生活在担心是否可能随时被捕或再次被捕的环境中。

99. 特别报告员承认克罗地亚传播媒介有相当独立的声音，但她对政府官员近期的决定和公开言论表示关切，因为其中暗示对不同观点的敌视。她强调一个真正民主社会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重要。

100. 特别报告员获悉克罗地亚近期采取的一些可能削弱司法独立的措施。她促请政府不要仅根据法官的政府见解或民族背景而对胜任的法官加以惩罚。她还建议通过对新法官的培训和对有经验法官的不断教育来加强司法队伍。

101. 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她对克罗地亚族和克罗地亚塞族的弱势人口——儿童和妇女的需求的关心。她欢迎竭尽全力充分注意他们的问题。如她执行任务所在的其他国家一样，她认为儿童的前景可通过人权教育计划加以改善。

三. 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尔米姆地区（克罗地亚地区）

102. 1996年11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079(1996)号决议，将联合国驻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西斯尔米姆过渡行政机构(过渡行政机构)的任期延长至1997年7月15日。安理会还要求秘书长在选举后尽快、在不晚于1997年7月1日向安理会提出联合国继续驻扎六个月、可能时对过渡行政机构进行改组的建议。第1079(1996)号决议的通过对举行地方选举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关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西斯尔米姆地区的基本协议》(1995年11月12日，以下简称“基本协议”)，地方选举在过渡期结束前的30天内举行，也就是1996年12月。决定还规定了组织流离失所者返回各自原住地的额外时间。

103. 尽管第1079(1996)号决议提供了新的灵活性，但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西斯尔米姆地区(以下简称“该地区”)的复杂形势意味着，如果希望该地区和平回归克罗地亚在未来几个月圆满完成，那么就要不遗余力。根据特别报告员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驻武科瓦办事处收集的资料，以下叙述将分析目前影响仍动荡不安的这一地区的某些最紧迫问题。

A. 人身安全

104. 特别报告员高兴地看到，该地区基本上没有暴力行动，刑事案件多限于对私人房产的袭击。过渡行政机构1996年10月发起了所谓“收购武器计划”，收缴了大批武器，肯定对全面稳定起到一定作用。然而，自特别报告员上次报告以来，也发生一些以种族为动机的暴力事件，但可被认为是该地区重新融入克罗地亚机制框架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这类事件尽管无法接受，但似乎是少数极端主义分子所为，不代表整个人口。

105. 1996年10月底和11月初，Dalj村遭到一系列的炸弹袭击，大多针对克罗地亚人或已着手取得克罗地亚证件的人的私人房产。克罗地亚人访问该地区或流离失所者返回克罗地亚本土，常常因不容忍事件而受到阻碍。例如，1996年12月4日，一组在武科瓦参加儿童画展的克罗地亚记者遭到大多是当地克罗地亚塞族人的围攻。这群人还攻击组织这次活动的当地居民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1996年12月24日，在Ilok出席一个宗教仪式的克罗地亚人也遭到几百名示威者的袭击，后来联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干预才将其驱散。这次事件以后，三名过渡警察部队成员被解职，这是该地区的一支混合部队，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有效控制人群的行动。

106. 克罗地亚本土的社区可能也发生暴力，1996年12月7日，来自该地区的一伙克罗地亚塞族流离失所者前往原北区的 Petrinja 村访问，一伙愤怒的人群起攻之，当时在场的克罗地亚警察不加制止。

107.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应该强调1996年最后几个月，许多人成功地跨越隔离区探亲访友，特别是在1996年11月1日的万圣节，几百名从该地区以外来的流离失所人员拜谒了那里的墓地，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B. 与社会重新融合的进程

108. 1996年12月16日，人道主义问题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时，联合国过渡行政机构负责人杰克·克莱恩先生说，“谁也不愿意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如果大批来自克拉伊纳和西斯拉沃尼亚的克罗地亚塞族人不能返回他们原来的住处，那么我们在东斯拉沃尼亚就不能有真正的和平。他们在东斯拉沃尼亚造成的是一个塞族人的科索沃。这样做既不符合克罗地亚的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最大利益。除非大批的克罗地亚塞族人能够返回 [他们在克罗地亚其他地方的家]，否则试图将克罗地亚人遣返回该地区的工作将遇到严重问题。”

109. 过渡行政机构与克罗地亚政府和地方塞族当局合作，实施了一系列加快安置进程的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隔离区的星期六露天市场向该地区和克罗地亚本土的居民开放，尽管遇到克罗地亚当局的蓄意抵制，但不愧为一个成功的佳话。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分离，上万人能够从两侧到一个中立地点会面。最近，过渡行政机构开始实施一项所谓的“赞助计划”，即若有一位亲属或朋友邀请，克罗地亚本土的居民可前往该地区。这项计划的成功再一次说明人民有意愿克服障碍，重新过正常的生活。

110. 1996年11月1日，所谓斯尔米姆三角地区的五个村庄(Donje Novo Selo, Nijemci, Podgradje, Apsevci 和 Lipovac) 由过渡行政机构开放，允许所有克罗地亚公民(警察除外)自由、无限制地进出，以便利于重建和克族流离失所者于1997年春季返回。这项计划开始实施时，这些村庄的合计人口不到100人，而且大多是从

西斯尔米姆来的克罗地亚塞族人，在战前则超过 5,000 人。起初，人们希望在重建过程中，克罗地亚塞族居民或能够返回他们的原住地，或至少能向克罗地亚政府提出对遗失财产的索赔请求。然而，由于克罗地亚官员缺乏合作，加之克罗地亚访问者以及擅自进入该地区的克罗地亚警察的骚扰，大多数塞族家庭逃离了该地区。据说留下来的塞族流离失所者在获得克罗地亚身份证时遇到了各种困难。

111. 特别报告员希望，根据这一情况，应采取措施防止克罗地亚塞族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居民从 Baranja 西北角的三个村庄(所谓的“Torjanci 三角”)同样集体迁离。这些村庄计划成为下一个开放供分界线另一侧的克罗地亚人进出的地区。

C. 逮捕与大赦问题

112. 1996 年 10 月《克罗地亚大赦法》的实施(见以上第二部分 E 节)对重新安置进程有着直接影响。目前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十分担心恢复克罗地亚的统治之后是否会被逮捕。令人遗憾，迄今的情况表明并非十分乐观。1996 年 6 月，克罗地亚政府公布了 811 名战争嫌疑犯名单，而且还不是全部。由于名单不准确，该地区人人自危，每一个人都担心有可能受到起诉。特别报告员和克罗地亚司法部长 1996 年 11 月见面时又一次提到了这份名单，令特别报告员忧心忡忡。

113. 就该地区而言，据报几起案件涉及的个人，尽管已从克罗地亚当局得到明确许可，但还是在隔离区或在进入克罗地亚本土时被捕。这些人得到了合法对待，经国际社会官员包括联合国过渡行政机构长官施加压力也获得释放。但是，由此向该地区的居民发出了一条不好的信息，即其中许多人认为自己可能受到克罗地亚当局的任意对待，所以依赖于国际保护。

D. 取得国籍的权利

114. 供人们申请克罗地亚证件的联合国文献中心开放了几个月，其记录并非令人满意。这些中心的数目有限，多少因为迄今收到的申请不多。如前所述，炸弹袭击等暴力事件和恶语相骂的行为阻碍了人们利用该文献中心。排长队和冗长的程序也使人为之却步。根据近期的报告，1997 年 1 月前往领取“domovnica”(公民资格证明)的人被告知 1997 年 7 月再来申请身份证。实际上，是阻止他们参加订于 1997

年 3 月举行的选举，因为身份证是投票的先决条件。克罗地亚政府缺乏透明度是让人担心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申请程序的复杂和政府不愿意提供处理申请的资料，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克罗地亚政府提供的资料说很大比例的申请已经“解决”。然而，在武科瓦尔的联合国文献中心的联合国官员提供的数据表明，从 1996 年 9 月到 12 月，只有 44% 的公民资格申请获得批准。如分开列出可以看出，塞族人为 42%，而其他民族的申请者(大多数为克罗地亚人)为 89%。

115. 为了使该地区的每一个人都能正式登记，在过渡期结束即 1997 年 7 月 15 日之前，必须发出约 100,000 份公民资格证明。更紧迫的是，1997 年 3 月 16 日前必须向居民分发身份证，以使他们有资格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只有所有方面给予充分合作，才能完成。

E. 选 举

116. 根据《基本协议》第 12 条，过渡行政机构受权负责“在过渡期结束前 30 天内组织选举所有的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市、地区和县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079(1996)号决议，举行选举的最迟日期是 1997 年 6 月 15 日。由于有必要监督新当选的地方政府机构的活动，所以决定将选举定为几个月之前，即 1997 年 3 月 16 日，与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选举相吻合。

117. 组织自由、公正的选举，将需要各方做出巨大的努力。关键问题有：向该地区的居民发放证件；对投票人名单中的居民进行登记(包括核实在该地区的住址)；组织目前散住在克罗地亚境内 500 多处不同地点的该地区 40,000-50,000 名流离失所者投票。很多工作取决于有效地传播信息和对投票者进行教育。尽管经济形势和该地区与克罗地亚本土之间存在隔离区造成了重重困难，但也必须允许所有的参加者参与政治竞选。选举后，监督新当选的地方政府中克罗地亚代表和塞族代表并肩工作的情况是联合国过渡行政机构任期最后几个月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F. 结 论 和 建 议

118. 1996 年 12 月 3 日，克罗地亚总统于 1991 年以来首次访问了武科瓦尔，标志着正常化可能真的近在咫尺。但几个月过后，明显地看出恢复统一的挑战俱在。

特别报告员尤感不安的是，她访问该地区时看到了深刻仇恨和近期以暴力形式表现出的不容忍。双方领导必须率先垂范，真诚努力团结过去的对手，只有如此该地区才能成为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实现和平和解的榜样。

119. 特别报告员承认，该地区未来的形势未卜，特别是居住在那里的塞族流离失所者和在所谓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分裂政权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更是如此。尽管联合国过渡行政机构作出了出色的工作，也屡屡表示出良好意愿，但迄今克罗地亚政府没有采取多少具体行动来促进该地区真正的安全意识。克罗地亚警察近期在该地区南部擅自进入，说明政府对其人员缺乏管制。《大赦法》颁布以后仍有逮捕，也让人担心。同时，在该地区内，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分子也经常制造紧张局势。

120. 克罗地亚政府应负起主要责任，表明在该地区坚决实行法制和保护人权。在这方面，可采取积极措施，如建立公正和不偏倚的地方司法机构，邀请一定比例的克罗地亚塞族法官参加。特别报告员还十分重视克罗地亚调查专员在该地区的参与，他已表示决心积极开展活动。

121. 不幸的是，大批克罗地亚塞族人可能从该地区向外迁移，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心的主要问题。1997年3月举行选举，特别是通过发放证件给予当地克罗地亚塞族人以参与的机会，是极为重要的，表明克罗地亚政府打算听到该地区居民对他们的未来发表了有意义的意见。

12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1997年1月13日发出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关于该地区在过渡行政机构领导下完成和平回归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信”（正好在本报告付印之前）。这份文件是一份积极的意愿宣言，似乎是走向和平统一的重要步骤。特别报告员将在早些时候对这封信的内容和执行情况发表较全面的意见。

123. 联合国过渡行政机构的任期可能到1997年7月15日结束，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社会的继续存在，并与克罗地亚当局和地方人民一道合作，可对该地区重建公民社会起着建设性作用。因此，她支持充分考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提出的关于这类国际存在的建议。

四.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24. 1996 年底,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人权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塞尔维亚举行联盟和市级选举的事件。长期以来, 人们就担心言论自由、缺乏独立的传媒、自由选举的权利以及不受任意逮捕或虐待和酷刑的权利, 现在这些忧虑更加深了。据报, 在科索沃侵犯人身安全权利的情况尤其严重。不过, 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 她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给予她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驻贝尔格莱德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作表示满意。

A. 参加自由选举的权利

125. 1996 年 11 月 3 日举行了联邦议会的选举。塞尔维亚执政党(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党及其联盟伙伴)和黑山的执政党(社会主义民主党)获得了联邦院的大多数席位。虽然这些选举没有争议, 但 1996 年 11 月 17 日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第二轮市级选举在主要城市引发了成千上万和平示威者普遍、持续的抗议, 贝尔格莱德的参加人数是 1991 年以来最多的。示威者对他们以及许多国际观察员都认为是政府公然操纵选举结果的行为表示不满。具体而言, 政府取消了反对党联盟 Zajedno (联合党)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 14 个主要城市赢得的选举结果。^{*}

126. 政府先是承认反对党的胜利, 但突然转变了立场。由执政党主持的选举委员会以站不脚的理由推翻了选举结果, 市法院、塞尔维亚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旋即确认取消选举结果的决定。但是, 五名最高法院法官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动, 与支持这些决定的同事决裂。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说, 他们的同事“将职业的荣誉和尊严以及整个司法机关的声名付于疑义。”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说, 最高法院“令人遗憾没有力量或勇气根据选举结果承认属于选民的意愿。”

127. 用尽合法的补救渠道后, 反对派领导人要求街头的示威者保持和平的行动。在抗议活动的头几天, 一些示威者投掷石块打碎了亲政府的传媒机构建设物上

^{*} 当本报告 1997 年 1 月付梓时,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说, 贝尔格莱德和尼什的选举委员会都承认 Zajedno 在 11 月 17 日选举中的胜利。特别报告员将向人权委员会提交另一份报告, 说明这些情况以及其他较近期的动态。

的窗户。接下来的许多星期，大规模示威基本上是平静的。政府本身在 1996 年 12 月第一周也保证它不会对示威者使用武力，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警察除极少例外实际上做到了。

128. 1996 年 12 月 13 日，政府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确认实际选举结果。由 Felipe Gonzalez 先生率领的欧安合组织代表团于 12 月底访问了贝尔格莱德，认定反对党联盟确实赢得了包括贝尔格莱德市议会在内的 14 个主要城市的地方选举。政府的立即反应是接受报告结论的一小部分，但不承认反对党在有争议的多数主要城市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市议会中获胜。到年底，政府宣布反对党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尼什的选举中获得部分胜利。虽然许多重要的选举结果依然存有争议，但反对党和学生的大规模示威席卷整个塞尔维亚，直到 1997 年初。

B. 言论自由与传播媒介

129. 政府控制的传媒几乎不报道群众示威。例如，1996 年 1 月 26 日，贝尔格莱德的示威进入了第六天，第一次约有 100,000 人参加。但国家电视台“塞尔维亚广播电视”这一对许多公民来说是唯一消息来源的媒介对首都的事件只字不提。当天的主要新闻是总统米洛舍维奇接见一个希腊青年代表团。少数报道示威游行的独立传媒受到极大的压力，被要求停止报道，有时还被要求完全不报道。许多人由此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规定的从不同消息来源收到信息和意见的权利。

130. B-92 广播电台长期以来以独立广播而闻名遐迩，先被干扰，尔后于 1996 年 12 月 3 日被完全禁播。“标志广播电台”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随着国内和国际的抗议呼声骤起，两天后又允许播音。官方的说法是，B-92 广播电台的干扰是“过去两天大量降雨所致。”但是，同一天停止播音的波扎雷瓦茨的一家地方广播电台没有被允许恢复广播。

131. 报界也遇到了巨大的压力，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对示威做了大量报道的独立报纸 Blic 首先是受到一家国营印刷企业的刁难，将其印刷量压缩 75%。该报编辑和几名记者辞职以示不满，直到几周后找到新的印刷厂，才回来工作。亲政府的 Politika 报的几十名记者发表了一封信，说他们撰写的关于反对派集会

的报道受到审查，被掉换成对集会视而不见的官方通讯社 Tanjug 的消息。有些记者被带薪放假，有些记者被分配到文化版。

132. 同时，国家控制的电子传媒对反对派大肆攻击。在 1996 年 12 月 1 日的黄金时间广播中，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播送了塞尔维亚议会议长、执政党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党成员 Dragan Tomic 先生的讲话。他把示威者说成是“法西斯分子”，将示威比作希特勒为夺取权力而使用的伎俩。发行量最大的亲政府报纸 Vecernje Novosti 把示威游行称作示威者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事端。这些说法很容易激发仇恨，造成对和平示威者的敌对情绪。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2 月 6 日致米洛舍维奇的信中说，这些说法是不能容忍的，她要求政府确保严格遵守关于禁止挑起敌对情绪和暴力的《联盟宪法》第 50 条。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2 月 9 日的声明中总结了她在对塞尔维亚总统表达的意见，说她对暂时关闭三家广播电台感到不安。她强调人民有权收到不同来源的信息和观点，促请政府能够允许所有传媒在真正自由和公正的条件下运行。

133. 在示威游行中，几十名参加者因言论活动在贝尔格莱德被捕。根据国内事务秘书处，32 人于 1996 年 12 月 2 日被捕，其中 10 人被指控犯有刑事罪，其他 22 人罪名较轻。截至 12 月中旬，反对派报告说，约有 100 人被捕。许多被捕的示威者被立即判 7 天至 1 个月的短期监禁。他们中有因向政府和政府传媒大楼扔鸡蛋或酸奶这样微不足道的行为而获罪的，从而使示威得到了“黄色革命”这一美称。

134.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2 月 6 日的信中要求告知这些人被捕的详情和 32 人被判罪的理由。她感到不安的是，被告中有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她认为，象征性质的活动只要没有对财产造成损坏，就是正当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询问监禁的刑罚是否与据称所犯下的行为成比例。到 1997 年 1 月中，她还没有收到对其信件的答复。

C. 人身安全

135. 这一期间，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指控在整个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非常普遍。在贝尔格莱德，警察的残暴已成为一个问题。起因是，Dejan Bulatovic 先生在 12 月 5 日的示威中举着米洛舍维奇总统穿狱服的画象，立即遭到逮捕和拷打。他在

医院中要求治疗。律师在他被捕 6 天后到狱中访问他，注意到他头部有明显的伤痕。他服了 25 天的刑，罪名是扰乱法律和秩序。他说，供词完全是用武力逼迫得到的。尽管《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法院不应单纯以招供作为判罪的证据，但上诉法院认为，他的供词足以使他获罪。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2 月 13 日致塞尔维亚司法部长的信中，要求立即、公正地调查关于误判的指控，并要求在询问期间释放 Bulatovi 先生。她强调，国际人权标准禁止以逼供陈述作为证据。

136. 然而，提出的这些步骤一项也没有被采纳。1997 年 1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司法部长的详细答复，说专家在狱中对 Bulatovic 先生的治疗检查表明，他的主要器官工作正常，头部和鼻子肿胀，右眼充血。遗憾的是，政府没有解释这些伤害是如何造成的，也没有说是否调查了警察负有责任的指控。特别报告员只被告知，法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 Bulatovic 先生是出于恐惧或迫于武力而招供的，也没有发现任何自我指责的动机。”

137. 12 月下旬发生了示威游行期间最严重的暴力事件。1996 年 12 月 24 日，政府支持者在首都举行第一次反集会，与反对派支持者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反对党成员 Ivan Lazovic 先生被政府支持者队伍中的一个人开枪射击，但幸免于难。以谋杀未遂罪逮捕了一个人。另一位反对派支持者 Pedrag Starcevic 先生示威结束后返家途中遭遇不明身份者袭击而身亡。验尸报告说，他是肉体伤害致死，否定了早些时候关于他死于心脏病的说法。

138. 据称，内政部特别便衣警察小队于 1996 年 12 月 27 日殴打几十名示威者，包括记者和独立工会的领导人，而其他警察在这些事件中没有干预。

139. 1996 年 10 月 17 日，即与选举有关的示威出现之前，发生了一起事件。反对派报纸 Srpska Rec 的一名记者 Brkic 先生撰文，披露警察的犯罪事实，并评述总统家庭一成员的嫌疑活动。不久以后，他被自称是塞尔维亚内政部的便衣警察抓走。在贝尔格莱德郊外被 14 名据说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毒打，几乎窒息，等于被处决，之后被送进医院时，多处肋骨折断。二周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驻贝尔格莱德办事处工作人员访问他，看到他身体上有明显的损伤，收到的医疗报告与酷刑的说法并无不同。Brkic 先生说，他能认出其中的 7 个据称攻击他的人。

140.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1 月 4 日致函内政部长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并询问凶手是否将予法办。迄今没有收到答复。她还问到报纸关于新闻部长 Aleksandar

Tijanac 先生曾说如有可能他本人也想打 Brkic 先生一顿的报道是否属实。她认为，如果属实，这种态度是对基本人权的极大不尊重。

141. 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的警察一般逍遥法外。南斯拉夫法律规定，公诉人在可能发生刑事犯罪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如果不采取行动，或放弃起诉，受害方可提起诉讼。然而，将这条款付诸实施似乎极为困难。人道主义法中心(地方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关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执法实践的报告列出了若干实例，说明受害者常常被剥夺上诉警察的权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因为公诉人不根据它们收到的警察滥用职权的证据行事，有时因为公诉人或法院不及时通知原告他们的诉讼被驳回。这样的通知是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提出自诉的先决条件。

142. 在科索沃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证实，诉讼警察的案件非常罕见，公安警察局局长只说有两名警察因滥用职权被判罪。一名警察 1993 年因一名普里兹伦在押囚犯的死亡而被判刑三年，另一名警察 1995 年因科索沃米特罗维察的侵权事件而被判刑四年。自那时以来，没有其他类似的判罪报告。

143. 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让律师立即见到所有被捕者，如果有效执行关于通知被捕者有权聘请律师的法律规定，那么警察侵权的事件可大大减少。地方律师告诉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贝尔格莱德办事处，近期示威中的一些人不知道他们有权与律师协商，审理时也不允许律师在场。人权官员在示威者 Dragan Petrovic 先生获释后采访了他。他说，他在接受审判时要求得到律师帮助，但因他在亲政府的传媒办公楼上涂写标语而判处他 7 天监禁的法官说，“他因一点小事受审，没有必要聘请律师。”

144. 为一些示威者辩护的律师报告说，先是以所谓的不符合程序的理由阻止他们与当事人见面，后来终于允许他们面见当事人讨论上诉问题。然而，在一些案件中，不允许他们按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与当事人单独交谈。例如，律师在监狱会见 Bulatovic 先生讨论上诉问题时，有一位政府官员必须在场。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2 月 6 日的信中要求米洛舍维奇总统下令调查关于不允许律师见被捕的示威者的报告，并促请务必保障律师立即见到当事人。

D. 保护人权的法律措施

145.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10 月 7 日会见了政府官员。在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时，告诉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新的《刑法》正在起草之中，将代替现行两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刑法》。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注意到，新《刑法》草案取消了死刑，从而加强了对生命权的保护。

146. 特别报告员还对新法草案中删除允许警察在特殊情况下拘留人的《刑事诉讼法》第 196 条表示欢迎。她关切地注意到该条的现行规定允许在没有司法监督或律师协助的情况下拘留最多为 72 小时，显然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9 条。

E. 科索沃——警察的虐待、酷刑和任意拘留

147.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塞尔维亚警察部队在科索沃普遍侵犯人权的报告。这些报告都遵循一个类似的模式：任意逮捕，严重虐待或酷刑，用暴力搜查住宅，对象往往是所谓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平行机构”的政治积极分子或人员。虽然这类案件据报在全地区都有发生，但 1996 年最后几个月，在 Podujevo，Stimlje 和 Vucitrn 等地城内和附近似乎格外常见。

148. 特别报告员极为不安地获悉，普里什蒂纳 34 岁的教师 Feriz Blakcori 先生于 1996 年 12 月 10 日身亡，据说是在警察拘留期间遭受毒打所致。据报，前一天，警察为了搜查武器闯进了在普里什蒂纳的 Blakcori 家的住宅。Blakcori 先生被带到普里什蒂纳警察局，据说被拷打，之后被送进普里什蒂纳医院，在那里死亡。根据医院出院单，他入院时处于严重的外伤休克状态，头部和身上有击伤，臀部和后背左侧有青肿。诊断似乎证明是遭到了酷刑。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2 月 16 日的信中迫切要求塞尔维亚内政部分令对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进行调查，并告知她调查结果。

149. 1996 年 11 月，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贝尔格莱德办事处派人访问普里什蒂纳和普里兹伦，会见了 12 人，其中 11 人说受到科索沃警察当局的虐待或酷刑。应该指出，他们中有些人要求不透露身份，担心警察报复。被采访的大多数人还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对酷刑和虐待的责任者采取法律行动，是因为他们雇

不起律师，或因为不信任当局，认为寻求公正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以下两份证词如果能够加以核实，将证明确有侵犯不受酷刑或虐待权利以及不被任意逮捕和拘留权利的行为发生。它们涉及警察调查 1996 年 10 月 25 日 Milos Nikolic 先生(Podujevo 附近 Surkish 村的警官)被谋杀一案时所进行的搜捕。

150. 1996 年 10 月 31 日，据报警察搜查了 Surkish 村 73 岁的 Osman Lugaliu 先生的家。警察进门，不出示逮捕证，也不说明来由，一上来就当着全家的面殴打和脚踢 Lugaliu 先生。警察把他带到 podujevo 警察局，再次打他的脚板、腿和手。几个小时的毒打和审讯后，放他回家，没有任何说法。Lugaliu 先生不得不对他在警察局受的伤进行治疗。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关于 Lugaliu 伤势的报告与遭到虐待的指控不无二致。

151. 1996 年 10 月 25 日发生了第二起事件。午夜，警察闯进 Surkish 村 50 岁的汽车司机 Ibrahim Fazliu 的家，不出示任何逮捕证或法院证明。Fazliu，他 16 岁的儿子和三个兄弟均被押上一辆卡车带往 Podujevo 警察局，同车还有约 30 名在该村抓到的其他人。在 Podujevo 警察局外面，Fazliu 先生遭到两名警察的毒打和脚踢，即使在他失去知觉后，这种酷刑可能还在继续。不过，他告诉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工作人员，一名高级警察进行干预，制止了拷打。当他恢复知觉时，他已被抬到警察局，问他是否知道 Nikolic 警官被杀的情况。经过暂短的审讯，Fazliu 获准离开。他到一家私人诊所和普里什蒂纳公立医院治伤。该医院签发的 Fazliu 伤势说明证实了虐待的指控。

152. 1996 年 12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向塞尔维亚内政部提供了关于上述事件和两起其他类似事件的详细资料，要求该部立即进行调查，并告知她调查结果。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根据第 12 条有义务对关于酷刑行为的指控立即、公正地进行调查。

153. 1996 年 10 月 16 日，据报 Avni Nura 先生和 Besim Ramaj 先生在 Lubovec 和 Galice 之间的公路上被警察逮捕，但政府官员否认对他们拘留了 16 天。11 月 2 日，以“恐怖主义活动罪”将他们提交调查法官审理，没有律师在场。据称，这两人在 16 天的单独拘留期间受到了拷打，多处受伤，需要治疗。尽管他们本人及其律师多

次要求，但似乎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医疗服务。律师还指控说，调查法官不允许他与当事人讨论与案件有关的事宜。

F. 科索沃——寻求庇护者的返回

154.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访问了政治庇护申请遭到德国拒绝后于 1996 年 9 月返回科索沃的两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这两个人说，他们返回科索沃后受到塞尔维亚警察的殴打和骚扰。他们中的 Xhafe Bardiqi 先生说，他于 1996 年 9 月 14 日回到科索沃后就被叫到格洛戈瓦茨的警察局，警察用警棍打他的手、脸和胸。两小时的拷打后，他晕了过去。恢复知觉后，警察又问他在德国逗留的情况。经过几个小时的严刑逼供后，让他离开，并告诉他将叫他进一步审问。Bardiqi 先生受到毒打后，不得不对所负的伤进行治疗。

155. 近几个月，一些欧洲国家政府表示打算向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遣返没有合法居住权的寻求庇护者和其他人。将受到遣返计划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科索沃，而且许多人是前南斯拉夫冲突初期为避免被拉到南斯拉夫军队当兵或因为他们对科索沃形势的政治见解而离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根据现在的资料，难以断定上述证词反映的是孤立事件，还是代表着当局对返回者的普遍做法和政策。不过，鉴于这些指控的严重性和科索沃的总体局势，显而易见对未获批准的寻求庇护者的任何遣返计划都必须有适当的保障措施，使他们在返回后享有安全和公正待遇。

G. 科索沃——教育

156.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10 月 25 日关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少数民族状况的报告中，注意到米洛舍维奇总统和鲁戈瓦博士签署的关于科索沃教育活动正常化的协议，对这项协议的执行明显缺乏进展表示关切。人们普遍认为，这项协议是较全面解决科索沃局势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双方现在都指定了其在负责落实这项协定的委员会中的代表，但该委员会迄今尚未召开会议。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没有规定执行的条款、条件和日期，从而在实施该进程的方式上发生的争议。

157. 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障碍似乎是谈判下一步是否请第三方参加问题上的异议：阿尔巴尼亚方坚持邀请第三方作为调解人参加这一进程，而塞尔维亚政府似

乎认为执行协议是一项内部事务，不必请外国人参加。另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是学校开设的课程。塞尔维亚方面认为应将阿尔巴尼亚学生纳入塞尔维亚教育部制订的国家体系和教育计划中，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则坚持认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平行”教育机构编写和批准的课程应照常使用，唯一可以讨论的是进入学校校舍问题。接纳阿尔巴尼亚学生，特别是吸收学生就学于普里什蒂纳大学的条款和条件可能是另一尚未解决的问题。

H. 结论和建议

158.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目前关键的情况下，保障人权十分重要。1996年11月市级选举后，有成千上万的人民持续地要求行使他们的和平集会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她十分关切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规定的自由、公正选举的标准在这些选举中没有得到执行。证据表明，检查初步选举结果的现有机制为维护执政党的利益而被滥用。

159.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应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纠正存有争议的选举造成的情况，特别是执行欧安合组织的调查结论，其中认为反对派联盟赢得了贝尔格莱德和其他主要塞尔维亚城市的选举。

160. 该国实际上没有独立的电子传媒提供公正、均衡的报道。参与这类报道的报纸受到压力。言论自由的权利应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播媒介应该在真正自由和公正的条件下工作。政府应做出保证，对报道可被认为是批评政府的消息的电子传媒或报纸传媒不采取任何行动，扭转1996年底示威游行中的令人遗憾的做法。

161. 缺乏报道全国消息的独立电子传媒的问题在1997年塞尔维亚共和国选举前这一阶段应该得到解决。为了确保所有公民有效地享有接受各种信息和观点的权利，政府应考虑允许开设向全国广播的真正独立的电视频道。

162. 政府还应考虑邀请或允许国际观察员监督即将举行的共和国选举。

163. 鉴于国家电视台广播了对和平示威的敌视言论，政府应确保立即采取行动，对违反《宪法》关于禁止煽动敌对情绪和暴力行动的规定的任何人或任何机构予以处罚。

164. 对虐待和酷刑的指控——有些最为严重的行为就发生在科索沃，应由公正的机构立即进行调查。政府可考虑建立这方面的独立管制或监督机制，检查警察的训练内容是否包含使用武力方面的有关国际人权标准。法官应立即核实虐待或酷刑的指控，并命令采取补救措施。

165. 政府应确保不得根据使用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获得的供词对人定罪，近期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对这些行为的责任者应绳之以法。

166. 政府应审查有关的法律规定，确保所有被逮捕的人都立即有自己选择的律师为其辩护。应提醒法官注意，他们有义务通知被捕人员有权利与律师协商。应指示所有有关当局确保律师能够自由、保密地与他们的当事人进行交谈，交谈时执法人员可监视，但不得监听。

167. 特别报告员深感不安的是，她不断收到关于科索沃塞尔维亚警察严重和普遍侵犯人权包括酷刑、虐待和任意拘留的报告。她呼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主管当局采取上述措施，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整个联盟共和国制止这些侵权行为。

168. 向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遣返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和其他人时，必须使他们在不担心被虐待和迫害的情况下返回。考虑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包括法律保障和后续机制，以使这些人安全、体面地回归家园。

169. 围绕着技术细节和政治考虑的争议不应阻碍 1996 年 9 月科索沃教育正常化协议的执行。这一进程应以科索沃学生的需要为首要考虑。双方应表现出合作的灵活性和合作的愿望，以寻找这一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

170. 关于特别报告员上两份报告(主要见于 E/CN.4/1997/8, 第 75-92 段)讨论的桑扎克问题，特别报告员将在她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下一份报告中补充新的资料。

171. 特别报告员在上份报告中提出了各种建议要求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加强保护人权的法律和其他保障措施，还建议该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她注意到该国政府迄今尚未对大多数建议做出反应。她愿意再次侧重于她提出的几项具体建议，并请求政府认真考虑执行这些建议。

五. 总的结论和建议

172. 自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以来，特别报告员职责所包含地区的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仍不断发生。改善对人权保护的必要先决条件是重新建立文明社会。应集中精力创建并加强国家和地方一级的有关机构和机制。

173. 医治前南斯拉夫领土的社会创伤，国际刑事法庭必须充分、公正地审理严重侵犯人道主义法的指控。特别报告员对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政府当局缺乏与法庭合作的态度表示失望，要求它们立即改变这些政策。

174. 特别报告员一贯主张不断向其职责所涉国家的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但认为当地政府应意识到这类援助(与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不同)尤其取决于它们对国际人权原则表示出的尊重。

175. 特别报告员对她在以前报告中提到的称之为“无声紧急状态”的现象深感不安。孤儿、被强奸者、被忘却的机构中的智力迟钝者，这许多人在前南斯拉夫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国际社会应当给予注意和提供援助。失踪人员的家属也归于这一类。应寻找资源满足他们的需要，完成识别群坟墓中的死者这项困难工作，并最终确定过去五年失踪者的下落。整个地区的各国当局都应该得到额外技术援助，以完成认定尸体的任务。

176. 宗教领袖对促进这些饱经战乱社会的道德再生负有特殊的责任。特别报告员对一些宗教领袖要求给予宽恕和学习在一起生活的呼声十分钦佩。她要求该地区的所有宗教领袖发挥他们独特的领导作用，发出明确的和解而不是怨恨的启示。

177. 1997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将举行重要的选举。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确保公正负有主要责任，但国际社会也应被邀请派出精明强干和充分准备的监督团协助工作。

178. 独立的传播媒介是民主化进程的关键因素。特别报告员期待着在未来几个月增加言论自由，她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确保向反对派的声音更多地开放大众媒介，特别是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这样做。

179. 儿童是前南斯拉夫社会的未来，是跨越过去悲剧的希望。他们的感情和梦想在他们的图画、素描和油画中表达出来。特别报告员在访问该地区时注意到这

些作品。她将这些作品收集在一起准备举办一次展览，先在芬兰展出，之后希望在其他地方展出。为了该地区的未来，所有鼓励儿童愿望的可能倡议，包括人权教育项目和将不同社区的儿童聚集在一起的活动，都应该得到地方和国际当局的慷慨支持。

180. 有效履行特别报告员的使命，需要经常地访问这一地区，也需要在实地派驻大量人员。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欢迎人权委员会去年发表的意见（第 1996/71 号决议，第 46 段），其中秘书长在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向特别报告员提供成功地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一切必要资源，包括向她提供足够的实地工作人员。同时，她促请各成员国继续支持她的活动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人权实地办事处的活动。

181. 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继续编写 1991 年以来人权形势概况。鉴此，特别报告员将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编写概况的计划，并附上所涉财务问题。

182. 特别报告员建议人权委员会将她的任期延长一年。这一期间的发展对她全力注意的这些国家的人权情况的进步十分重要。这些国家的情况错综复杂，各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在边界以内而在边界之外都有重要影响。特别报告员的目标是继续利用她的使命赋予她的特殊独立性，提出其他人不愿意提出的看法，希望借此推动——在整个地区对人权的真正尊重。

附 件

特别报告员的会晤日程表

1996年5月2日至7日的访问

1996年5月2日

普里什蒂纳

Ibrahim Rugova 博士

科索沃民主联盟主席

Veton Surroy 先生

KOHA 编辑

Sevdije Ahmeti 先生

保护妇女和儿童中心

Zdenka Todorov 女士

保护保加利亚少数民族人权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格勒

Gazmend Pula 先生

科索沃赫尔辛基委员会

Adem Demaqi 先生

维护人权与自由委员会

1996年5月3日

Milos Nesovic 先生

科索沃副县长

Marinko Bozovic 教授

科索沃和梅托西亚自治省教育、文化和科学秘书处秘书

S. Bujosevic 先生

医疗中心主任

Bosko Drobnjak 先生

科索沃和梅托西亚自治省新闻秘书处秘书

普里什蒂纳难民集体宿舍

医疗中心

M. Mijatovic

科索沃县警察局长

新帕扎尔

Ismet Kalic 博士

赫尔辛基委员会

S. Alomerovic 先生	赫尔辛基委员会主席
S. Bandzovic 先生	保护人权委员会主席
K. Jovanovic 先生	市 长
保护人权委员会	

1996 年 5 月 4 日

普里博伊

来自 Sjeverin 地区的流离失所者

普里耶波列

被绑架人员家庭委员会

1996 年 5 月 5 日至 7 日

图兹拉/巴尼亚卢卡/普里耶多尔

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妇女难民

Selim Beslagic 先生	图兹拉市长
-------------------	-------

北欧和瑞典营

Rajko Kasagic 先生阁下	塞族共和国总理
--------------------	---------

Slobodan Jovanovic 先生	自由党主席
-----------------------	-------

国际和地方当局

1996 年 6 月 23 日至 28 日的访问

1996 年 6 月 23 日

贝尔格莱德

Margaret O'Keeffe 女士	难民署代表团团长
----------------------	----------

Vera Webel 女士	反战中心--ADA 主席
---------------	--------------

Isztvan Webel 先生	反战中心--ADA
Tybor Tajty 先生	反战中心--ADA
Gordana Igric 女士	记 者
Zoran Tmusic 先生	记 者

1996年6月24日

Slobodan Milosevic 先生阁下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
Margit Savovic 女士阁下	公民自由与少数人权利联邦部长

诺维萨德

Miklozs Biro 先生	赫尔辛基委员会
Pavel Domonji 先生	省实现少数民族权利、行政管理和立法秘书
Karadzic 先生	省文化秘书
Ljubomir Lukic 先生	省新闻秘书
Milutin Stojkovic 博士	伏伊伏丁那议会议长
Andrasz Agoston 先生	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民民主联盟

1996年6月25日

Jozsef Kasza 先生	苏博蒂察市长
Laszlo Jozsa 先生	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民民主联盟
Tomas Korhecz 先生	非政府组织(保护人权和少数人权利联盟 “ Ra- vnopravnost ”)
Bela Tonkovic 先生	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人民民主联盟主席
Josip Gabric 先生	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人民民主联盟理事会理事
Milivoj Prcic 先生	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人民民主联盟保护人权委员会主席
Mile Jovicic 先生	北巴卡奇县长

埃尔杜特

Jacques Paul Klein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过渡行政长官
Derek Boothby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副过渡行政长官
Steven Green 先生	联合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官员
Anna Korula 女士	过渡行政机构人权培训小组委员会主席

妇女团体
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参加牛津救灾组织会议的
人权非政府组织

1996年6月26日

萨拉热窝

访问斯雷布雷尼察附近的 Kravice 地区

Carl Bildt 先生阁下	高级代表
Leighton Smith 将军	国际执行部队指挥官
Carlo Ungaro 大使	欧洲共同体监察团团长
Hasan Muratovic 先生阁下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理
Nudzeim Recica 先生	波黑难民部长
Amor Masovic 先生	波黑交换委员会主席
Avdo Hebib 先生	波黑内政部长
Rasim Kadic 先生	波黑自由党主席

1996年6月27日

特拉夫尼克/维泰兹

国际和地方当局
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居民
访问了特拉夫尼克/维泰兹的小学

1996年6月28日

萨拉热窝

Srdan Dizdarevic 先生

波斯尼亚赫尔辛基委员会主席

Robert H. Frowick 大使

欧安合组织代表团团长

萨格勒布

Mate Granic 博士阁下

克罗地亚外交部长

Ljerka Mintas-Hodak 博士阁下

克罗地亚副总理

Biljana Tatomir 女士

言论自由公民倡议社成员

Zarko Puhovski 博士

大学教授

Nadezda Cacinovic 博士

大学教授

Ivica Racan 先生

社会民主党主席

Ivo Sanader 博士

共和国总统办公室主任

Zeljka Cvetka 医生

儿童医院副院长

儿 童

儿童医院

1996年8月3日至10日的访问

1996年8月3日

萨格勒布

居 民

原北区村民

Songva Wycleffe 先生

难民署，卡尔洛瓦茨

1996年8月4日

Alexander Lebedev 大使

联合国萨格勒布联络处处长

Jelca Glumicic 女士

卡尔洛瓦茨人权委员会

Nada Radovic 女士	卡尔洛瓦茨人权委员会
Mirjana Galo 女士	HOMO, 弗尔霍维内
Beny Otim 先生	难民署, 克宁
Veronique Duma 女士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克宁
Ivan Zvonimir Cicak 先生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Olja Simic 女士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Majo Pavic 先生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居 民	原北区和南区

1996年8月5日

杜布罗夫尼克

驻前南斯拉夫人权实地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

1996年8月6日

波德戈里察

Slobodan Franovic 先生	黑山赫尔辛基委员会主席
Branka Kovacevic 女士	黑山赫尔辛基委员会
Marusic 女士	黑山赫尔辛基委员会
Perovic 女士	黑山赫尔辛基委员会
Ljaro Markic 先生	黑山赫尔辛基委员会

1996年8月7日

Momir Bulatovic 先生阁下	黑山共和国总统
Filip Vujanovic 先生阁下	黑山内政部长
Miodrag Latkovic 先生阁下	黑山司法部长
Abdul Kurpejovic 先生	黑山人权及民族关系民主论坛主席(非政府组织)

Pierfrancesco Natta

难民署，波德戈里察

1996年8月8日

莫斯塔尔

Martin Garrod 爵士

欧洲联盟行政长官

来自 Stolac 和 Caplina 的流离失所者

赫尔辛基人权小组

近期被迫迁离的人

Seid Smajkic 先生

莫斯塔尔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与欧洲联盟行政长官的代表共进午餐

萨拉热窝

Robert Wasserman 先生

国际警察工作队副队长

Fynn Lyngham 法官

欧安合组织选举事务上诉小组委员会

Craig Jenness 先生

欧安合组织法律顾问

1996年8月9日

Haris Silajdzic 先生阁下

波黑党主席

Ivo Komsic 先生阁下

波黑总统直辖机构成员

Mirko Pejanovic 先生阁下

波黑总统直辖机构成员

Mladen Pandurevic 先生

塞尔维亚公民委员会

Geoff Beaumont 先生

联合国联络处，帕莱

Alexsa Buha 先生

塞族共和国代理外交部长

Angela Koenig 女士

欧安合组织

与妇女团体 Zene 21 见面

格尔巴维卡

Morgan Moris 女士	难民署
Maureen Lyons 女士	难民署
居 民	

萨拉热窝

Tadeusz Mazowiecki 先生阁下	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Zdravko Grebo 先生	萨拉热窝法律中心
Zdravka Grebo 女士	工作 22 组织
Dusan Kalember 先生	开放社会基金/Soros 基金
Srdan Dizdarevic 先生	波斯尼亚赫尔辛基委员会主席
Svjatlana Derajic 女士	波斯尼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1996 年 8 月 10 日

Vinko Puljic 主教	萨拉热窝主教
-----------------	--------

巴尼亚卢卡

Biljana Plavsic 女士	塞族共和国代理总统
Alun Roberts 先生	联合国波黑特派团新闻官员，巴尼亚卢卡
Larisa Gabriel 女士	欧安合组织，巴尼亚卢卡
与欧安合组织召集的律师见面	
Kiran Kaur 女士	难民署，巴尼亚卢卡
与难民署召集的 Vrbanje 被迫迁离者见面	

1996年10月5至12日的访问

1996年10月5日

普里斯蒂纳

Michael McClellan 先生 联合国新闻处处长，普里斯蒂纳

1996年10月6日

Aleksa Jokic 先生 县长
Milos Nesovic 先生 副县长
Veljko Odalovic 先生 县长助理
Marinko Bozovic 教授 科索沃和梅托西亚自治省教育、文化和科学秘书处秘书
Bosko Drobnyak 先生 科索沃和梅托西亚自治省新闻秘书处秘书
Vesna Maksimovic 医生 普里斯蒂纳儿童医院院长
Ibrahim Rugova 博士 科索沃民主联盟主席
Adem Demaqi 先生 保护人权与自由委员会主席
Pajazit Nushi 先生 保护人权与自由委员会理事会理事

1996年10月7日

贝尔格莱德

Margit Savovic 女士阁下 公民自由及少数民族权利联邦部长
Zoran Sokolovic 先生阁下 塞尔维亚内政部长

1996年10月7日至8日

武科瓦尔

Milenko Vucetic 先生 塞尔维亚流离失所者联合会主席

Spiro Lazinica 先生	塞尔维亚流离失所者联合会和巴兰尼亚民主论坛
Stefan Crnogorac 教授	巴兰尼亚民主论坛主席
巴兰尼亚民主论坛其他成员	
Nada Radmanovic 博士	巴兰尼亚民主论坛, Beli Monastir 保健中心主任
Gordana Stojanovic 女士	巴兰尼亚和平与人权联合会主席
Slobodan Peric 先生	赫尔辛基人权(临时)委员会主席, Beli Monastir
赫尔辛基人权(临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Beli Monastir	
Gordana Klinger 女士	巴兰尼亚妇女争取和平和民主联合会
Jacques Paul Klein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过渡行政主管
Gerald Fischer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公民事务主管
Henrik Amneus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主要人权顾问
Douglas Coffman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新闻官
过渡行政机构其他代表	
Katarina Kruhonja 女士	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主任, 奥西耶克
和平、非暴力和人权中心其他成员, 奥西耶克	
Slavica Singer 教授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协调员, 奥西耶克
Jaroslav Pecnik 教授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协调员, 奥西耶克
Mato Simic 先生	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联合会
Stefica Krstic 女士	被关押和失踪的克罗地亚保卫者家属联合会主席, 奥西耶克
Rade Popovic 博士	武科瓦尔医院院长
Onofre Dos Santos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选举部部长
Winston Tubman 先生	过渡行政机构法律事务主管
Vogaslav Stanimirovic 先生	执行委员会主席, Borovo Naselje

Branko Jurisic 先生	人权部秘书, Borovo Naselje
Vojan Susa 先生	司法秘书, Borovo Naselje
Tankosic Mirko 先生	克罗地亚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Drazen Matijevic 先生	联合执行委员会克罗地亚人权代表团团长
Gilbert Despitch 先生	无国界医生项目协调员, 武科瓦尔
Martin Broers 先生	无国界医生新闻官, 武科瓦尔
Ankice Mikic 女士	和平法律咨询和社会心理协助中心协调员, 武科瓦尔
Milena Jurisic 女士	法律顾问
Vera Dosen 女士	妇女协会, 武科瓦尔
Symeon Antoulas 先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人, 武科瓦尔
Barbara Davis 女士	欧安合组织负责人, 武科瓦尔

1996 年 10 月 9 日

萨拉热窝

Vera Jovanovic 女士	联邦意见调查官
Branka Raguz 女士	联邦意见调查官
Esad Muhibic 先生	联邦意见调查官
Bekir Kapetanovic 先生	波黑战争罪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
Mirsad Tokaca 先生	波黑战争罪问题国家委员会
Carl Bildt 先生阁下	高级代表
与联络小组和捐助国大使共进晚餐	

1996 年 10 月 10 日

Robert H. Frowick 大使	欧安合组织代表团团长
Iqbal Riza 先生	联合国波黑特派团, 负责人
Kresimir Zubak 先生阁下	波黑总统直辖机构成员
Momcilo Krajisnik 先生阁下	波黑总统直辖机构成员

Ejub Ganic 先生阁下 波黑联邦副总统
Clive Cavanagh 先生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智力的迟钝者安置
机构 “ Zovik ”
Alex Ivanko 先生 联合国波黑特派团新闻官
联合国波黑特派团组织的记者圆桌会议

1996 年 10 月 11 日

泽民察

非政府组织 “ Medica ”
异族通婚公民协会
Gregory Bakken 先生 挪威人民援助机构
访问孤儿院

朱西西/兹沃尔尼克

返回者代表，国际警察工作队，国际执行部队
塞族共和国警察和被拘留者，兹沃尔尼克监狱

1996 年 10 月 12 日

萨格勒布

Mate Granic 博士阁下 外交部长
Jure Radic 博士阁下 重建部长
Ljilja Vokic 女士阁下 教育部长
Dubravka Simonovic 女士 外交部人权事务司司长
Ivan Zvonimir Cicak 先生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Zdenka Farkas 女士 失踪人员联合会
Ljubica Butula 博士 克罗地亚 Fenix

1996年11月20日至27日的访问

1996年11月20日

萨格勒布

Ante Klaric 先生	意见调查官
Zarko Puhovski 教授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Dafinka Vecerina 女士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Bozo Kovacevic 先生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Jovan Naholic 先生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
Danijel Ivin 先生	DOM 组织
Peter Galbraith 先生	美国大使
Marta Paterson 女士	美国使馆

1996年11月21日

Albertus Nooij 大使	欧安合组织驻克罗地亚代表团团长
Ljerka Mintas-Hodak 博士阁下	副总理
Miroslav Separovic 先生阁下	司法部长
Slobodan Budak 先生	克罗地亚法律中心主任
Mihajlo Dika 先生	克罗地亚法律中心
Snjezana Gasic 女士	克罗地亚法律中心
Goran Mikulicic 先生	克罗地亚法律中心

大克拉杜卡/比哈奇

Ejub Alagic 先生	大克拉杜卡市长
Fikret Hadic 先生	大克拉杜卡警察局长
Anatoli Petsko 先生	国际警察工作组官员

与难民署、欧安合组织、欧共体监察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波黑特派团
负责人在巴尼亚卢卡共进晚餐

1996年11月22日

比哈奇/桑斯基-莫斯特/巴尼亚卢卡

访问比哈奇监狱

与反对党代表见面

Adam Boric 先生

Una-Sana 州州长

议 会

Mehmed Alagic 先生

桑斯基-莫斯特市长

Nurija Jakupovic 先生

桑斯基-莫斯特警察局局长

Samuel Piazza 先生

国际警察工作队，桑斯基-莫斯特

与 Kopriva 村的流离失所人员见面(桑斯基-莫斯特市)

在巴尼亚卢卡与国际警察工作队、世界粮食计划署、

欧安合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学团、欧共体

监察团的负责人见面

1996年11月23日

巴尼亚卢卡

会见妇女团体“DUGA”

Biljana Plavsic 女士阁下

塞族共和国总统

Dejan Samara 先生

巴尼亚卢卡警察局长

Stojan Davidovic 先生

巴尼亚卢卡副警察局长

访问巴尼亚卢卡孤儿院与波斯尼亚

被迫迁离者见面

Branka Panic 先生

被拘留和失踪的塞尔维亚平民和士兵协会主席

Alun Roberts 先生和 Alex Ivanko 先生(联合国

波黑特派团新闻官员)召集的传媒圆桌会议

会见巴尼亚卢卡法学院学生和教授

与巴尼亚卢卡人权团体成员共进晚餐

1996年11月24日

Milka Ivanovic 女士	德瓦尔塞尔维亚人联合会副主席
Ibrahim Halilovic 先生	巴尼亚卢卡阿訇
Boro Martinovic 先生	卡拉伊纳塞尔维亚人联合会主席
Zeljko Karan 博士	病理学家和法医
Milomir Stakic 先生	普里耶多尔市长
Ranko Mijic 先生	普里耶多尔警察局长

与巴尼亚卢卡反对党见面
与难民署、国际执行部队、欧安合组织和
欧共体监察团负责人见面

1996年11月25日

布戈伊诺

与联邦意见调查官共同访问并与欧安合组织
组织的个人请愿者见面

Dzevad Mlaco 先生	布戈伊诺市长
-----------------	--------

1996年11月26日

图兹拉

芬兰法医

访问图兹拉医院

与 Celic/Koraj 的返回者、国际警察工作队和
国际执行部队见面

比耶利纳

Branko Todorovic 先生	赫尔辛基委员会，比耶利纳
Dragomir Ljubojevic 先生	比耶利纳市长

Branko Stevic 先生
Slobodan Avlijas 先生
与比耶利纳监狱被拘留者见面
会见比耶利纳市律师

比耶利纳警察局长
塞族共和国副司法部长

1996 年 11 月 27 日

Carrol Faubert 先生
Alija Izetbegovic 先生阁下
Jarkko Irpola 先生

难民署特使
总统直辖机构成员
欧安合组织驻萨拉热窝和戈拉日代地区中心主
任

Peter Jones 先生
Michael Steiner 大使

联合国波黑特派团工作人员负责人
第一副高级代表

1996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的访问

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开幕仪式

--- -- -- -- --